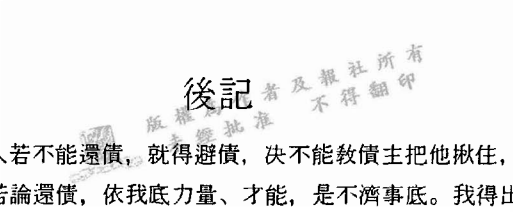




292



後記

「我想做人若不能還債，就得避債，決不能教債主把他揪住，使他受苦。若論還債，依我底力量、才能，是不濟事底。我得出去找幾個幫忙底人，如果不能找着，再想法子。現在我去了，……」

1922年，三十歲的許地山寫下這篇題為《債》的散文，就「出發」去了！他到過美國、英國、印度，從學海裏盡力尋索，盼望找出一條「還債」之道。在尋索路向期間，早已沈潛入骨的中國傳統悲天憫人精神，混和着佛教、基督教、道教的宗教情操，驅使正義熱情的許地山，走上「我們儘管划罷」①的實踐道路，我十分同意說「『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』這一簡單朴素的信條貫穿許地山的一生，是他性格的核心部分」②

回到中國後，他在門牆高大的學院裏——燕京大學、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中山大學，從事宗教哲學、文學創作，以為可以體現不息的力行方法。1935年，他挈婦將雛，來到孤懸海外的英國殖民小島——香港。在這裏，文化是一種怪異的混合體，既有學究式的中國經學，也有保守的英國紳士氣習，可是兩者都與平民百姓毫



293

不相干，且看許地山如何參予、融入、改革，這是一條不好走，又必須走的道路。1937年，面對抗日烽火在不遠處的祖國大地上燃燒，他已明白，為中國，必須努力「做」！做什麼？做一切為中國人好的事，盡自己能力能做的事。他一腳踏在高大門牆的學院，一腳踩入平凡瑣碎的世間，不理會政治的歧見，不計較階級的高低，為宣傳抗日、為改革文化、為推展文學、為社會公益、為溝通中西文藝、為創作……他日以繼夜，耗盡自己的精力！

對於許地山一生評價，我並不想用一般研究者的說法，例如什麼人道主義，什麼性格矛盾，什麼愛國主義思想，甚至說：「在黨在政府採取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，在黨的領導下，他主持了香港文協」。^③深受中西文化撞擊的許地山，跟許多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，心裏總擺脫不了一種莫名悲緒，毫無辦法解開與中國政治氣候的纏結，對於母國，自有刻骨的戀慕與惱恨，有時積極、有時消沈，往往構成濃厚近乎宗教性「獻身」意向，和愛恨交纏反復不定的情意。如果說這類知識分子永遠是政治家眼中可愛又可恨的人物，那只不過更清楚說明這類知識分子所具有：對政治近乎幼稚膚淺的理解而又熱誠愛國的特質。正因如此，在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，他們總會毫不顧忌地顯露那種「獻身」精神。在香港時期的許地山，正是這種精神完全呈現，他在此時此地，要盡力「還債」。有人說：「就算許地山的是有所為的『無為』，也有很明顯的消極作用，特別是在階級鬥爭激化的歷史時期。」^④完成了《許地山在香港的活動紀程》，我只想說：許地山不是個轟轟烈烈的鬥爭英雄，卻是個踏踏實實不欠債的人！

1987. 2. 28. 完稿

①許地山《海》，《空山靈雨》，1927年7月，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②陳平原《論蘇曼殊、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》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，1984年3期，頁1-26。

③薛綏之《論許地山》，《徐州師院學報》，1978年3期。（見《許地山選集》，1985年6月，海峽文藝出版社，頁756-766）。

④同②。